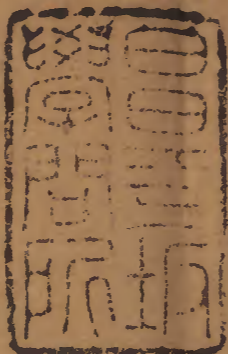


藏書世紀列傳

五十二之四

二十



漢書門	八	八	〇	類
函	一	六	〇	號
架	一	七	〇	冊
冊	三	四	〇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八	〇	類
函	函	一	六	〇	號
架	架	一	七	〇	冊
冊	冊	三	四	〇	架

內閣文庫	漢	8820
冊數	34	(20)
函號	286	6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一

大將

宗澤



淺草文庫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元年命知  
 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  
 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  
 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玆廟有馬雖宗之弟亦見南渡者天也是夜果銜車輦等物以  
 塞去路宗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不往金人破真  
 定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  
 固渡斷敵歸路眾不從京城遣齋蠟封至言和議可成澤

大將

日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  
 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  
 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  
 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  
 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  
 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  
 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  
 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彥忠戰死前後皆  
 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  
 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

可為扼腕

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  
 襲吾軍則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  
 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  
 二帝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  
 無一至者康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  
 其畧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  
 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  
 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  
 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

好大巨

大將

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其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願躬冒矢石為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降時有楊進號浚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

兵  
因賊為

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

甫

忠義至矣

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  
 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  
 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  
 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  
 遂陞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  
 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  
 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  
 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  
 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  
 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

遷議即和議最當

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兀術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  
 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  
 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  
 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遁去二年金人  
 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  
 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  
 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  
 夾擊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關門宣贊合人京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之請以甲士  
 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耳及進至澤拊勞待之如故吏翼

好姚政

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進益感畏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聞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

斬俊民并史

斬景良

快○人○

大快○人

用王策

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為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

載書

大將

卷五十二

五

用趙世隆

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  
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  
陷沒耶命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  
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  
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  
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  
塹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  
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  
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  
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

用世興

趙海誅

公平榜文  
公拋多方  
解散連合

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  
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  
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  
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  
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耻卽  
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  
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  
舉矣埃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充力辛卯金人分道渡  
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  
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卽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

大將

卷五十二

六

用契丹用夏用高麗

遣王彥等取懷衛瀋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不度其君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

言以、陰、以、此、主、和、說、也纖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

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以杜充為開封尹東京留守澤于穎居戎幕素得士心自宗澤卒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以穎繼父任會命充留守充盡反澤所為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

岳飛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



周同能左右射先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請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

張所亦奇

亦是

大是

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飛引兵益北戰太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眾敗走飛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二年宗澤卒杜克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眾克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術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

可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朮趨建  
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  
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  
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  
俊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  
江之間俊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  
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令  
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  
進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  
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

好

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  
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  
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  
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  
賊大敗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  
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  
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  
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為主人  
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  
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

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  
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飛入賀州連破其砦成走宣撫  
司時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  
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度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  
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復專命飛討平之入見帝  
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  
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  
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  
飛爲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  
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

存乎一  
心

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  
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  
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入江  
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  
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  
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卽先遣使招諭  
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  
降飛表授佐爲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  
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  
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士

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存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漸而止黃佐果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佐武功大夫統制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遂表授欽為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俞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

妙用

善罵者亦可兵

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水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臣木撞其舟么投水中擧擒斬么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

藏書

大將

卷五十二

一

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日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帝因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

皆名論可垂

與岳其  
恢復皆有  
定謀一以  
病死一以  
謬死惜乎

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踟躕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料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

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祖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

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

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

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浚艷然曰

浚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

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

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

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

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酈瓊果

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同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飛知劉

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貢之

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

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

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

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判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

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

不報八年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

大赦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

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謀定於廢

豫而不報

其既可也

○堪○以○痛○哭○

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十年，金人攻拱亮，劉錡告急。飛乃遣王貴、牛皋、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未幾，諸將相繼奏捷。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

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戰敗之。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與戰。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字謹。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磁州開德、澤潞、晉絳、汾

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  
 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  
 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  
 從者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  
 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子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  
 旗榜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口直抵  
 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  
 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  
 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  
 可回乃請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

尋臺臣

不必說到此真不中節矣

真堪慟哭

留五日  
可憐

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  
 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  
 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  
 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  
 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朮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  
 成功飛既歸所得州縣旅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十  
 一年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  
 虎大王疾驅至廬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

大將

大將

大將

大將



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嘗寒嗽力疾行  
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飛還兵于舒以伏命兀朮破濠  
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  
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五月詔同  
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  
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未見屈已下之金人  
攻淮西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  
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  
悅俊反思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  
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

俊是秦  
承秦檜非  
為私恨

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為辭及是飛視世忠軍後知世  
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不肯會世忠軍吏景著與  
總領胡訪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訪上之朝檜  
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  
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  
世忠事告檜檜大怒檜初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讀檜奏  
至德無常師王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  
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  
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

大將

大將

大將

大將

飛有怨風高劾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  
 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飛  
 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  
 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萬侯高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  
 是飛以衆證坐死時年三十九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  
 南天下冤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  
 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臘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  
 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或問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每休舍課將士在坡

世忠此語  
宋席

令人哭欲死

謀定故  
不動

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卒有疾  
 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  
 孤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  
 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人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  
 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襄  
 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  
 軍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控於人卒以  
 此得禍論議復飛官萬侯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飲將  
 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  
 震霆

震霆

大將

卷五十二

十一

韓世忠

韓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警勇絕人能騎  
烈、士、多、如、此、  
 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  
 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真萬人  
 敵也欽宗即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  
 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  
 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  
奇  
 疾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  
 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  
 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

世忠不爲  
 此効忠然  
 事体宜尔

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  
 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  
 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  
 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給傅曰今若白太  
 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  
 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迓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  
 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面不被數  
 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  
 門遁去世忠馳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  
如、仕、負  
 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

指、戮、于、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昨、曰、此、韓、將、  
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慰、勇、二、  
字、以、賜、世、忠、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  
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  
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  
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  
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  
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孛、董、軍、江、  
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願、以、鐵、纜、貫、大、  
鈎、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

肯、每、繩、一、纜、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感、求、與、世、忠、一、會、世、  
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謂、諸、將、  
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  
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海、有、風、  
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  
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  
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  
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  
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  
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

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木也。是役也、兀木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興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侯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

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聶兒字謹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字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字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政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鷓、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

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籍溺死。捷聞，羣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募，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世忠撫集流散，募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幾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為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

與善謀同

只得隱忍  
非有湖山之好也

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斬王世忠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猊螯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銜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吳玠吳玠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于人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建炎元年春  
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  
爲前鋒進據清溪嶺逆擊大破之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  
陝叅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卽授  
玠統制以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爲秦鳳副總管兼知  
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  
害須其敵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  
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  
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

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  
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  
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  
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  
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  
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  
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  
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  
海角徂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謀必欲取玠十月復攻和

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繫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剗其鬚而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將復出奇來取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舌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命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

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乃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犇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敵遂入洋州玠乃退保西縣子羽退守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雖幸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子羽與玠因其腹背要擊死傷者過半疫癘大作金人乃引還子羽玠又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



璘當合  
而金人之  
勢少分

藏書 卷五十二  
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初金人謂玠在西邊故乘險而東不虞玠卒然馳至故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也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駢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塌

驢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霄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矣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謂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

痛言思

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

至主論

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慕容謂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有刺客萬一或有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肯使為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耀使陝以便宣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後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昭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既而

朝廷復以胡世將爲四川制置宣撫司事置司河池十年  
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  
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治  
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有叅謀官孫涯謂河池不可  
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  
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鵬眼郎  
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及女真百  
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蓋習不祝戰剡家灣敗之復秦  
州及陝右諸郡初禦賊時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  
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

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  
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鈞相連俟其傷  
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  
騎退謂之壘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鐵乎璘曰此古  
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  
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  
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計  
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  
敵笑之夜半璘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與二將約上嶺而  
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

曰敗矣。胡蓋善戰，麟挑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駢馬而麾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餘。胡蓋走保臘家城，麟圍而攻之，城垂破而朝廷已有驛書詔麟班師矣。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麟曰：信叔有雅重，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也。麟竊憂之。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麟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麟曰：兵官非嘗

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在審蕃漢之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剋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為陣心，翼以馬軍為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即遣虛秀執黑旗帥眾入砦，金人不疑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清、王建等亦擣王

至論

大將

大將

卷五十一

三七

子山砦護帳軍皆酣寢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前囊佩之復出師馬蹙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侯里砦琪料武仙將上崑山絕頂窺伺先令樊文彬奪崑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進軍小水河約以明日侵辰進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與五六騎逃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兼知黃州時元兵攻襄陽隨荆門郢守將皆委

郡去江陵危急詔琪援之琪乃先遣張順渡江然後以全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後窺江琪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凡破砦二十四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口温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因合三郡之兵來攻黃琪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陞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琪收復京襄琪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饌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受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琪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步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謂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

議事痛切  
今屯田要  
議屢  
無痛言之  
者耶

十、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蓋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蓋節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于江陵、惜哉！臨終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

惟未見  
其書

不知其各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各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陳明卿曰破虜宗岳之定謀也使中國必相秦檜虜之定謀也韓世忠知之逍遙湖上耳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二

終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三

名將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未下淖齒殺湣王于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燕即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

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  
 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  
 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  
 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  
 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  
 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  
 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  
 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  
 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  
 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

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  
 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牘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命甲卒皆伏使老弱  
 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  
 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  
 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  
 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一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  
 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  
 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  
 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乃迎襄王于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後田單  
 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  
 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  
 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之克  
 也田單乃懼問魯仲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蓆

困單  
 又得  
 仲奢  
 鞭策  
 力

立則杖挿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  
 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  
 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  
 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  
 明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  
 又嘗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  
 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  
 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  
 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于

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千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白起 是大將才以坑降故聚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以後無歲不與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白起復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白起時爲武安君矣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

應侯毒  
手蘇代  
毒口

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  
 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  
 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  
 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則  
 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  
 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  
 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  
 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  
 爲武安君功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  
 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

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  
 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  
 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  
 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  
 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  
 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  
 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衆取勝若神今以疆  
 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  
 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  
 趙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

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大王察

武安君自坑降率之居氣慚懈矣天奪其鑿矣非趙強也

之王不答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于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王翦

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使人為反間。趙果殺李牧，使趙葱及顏聚代將。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及顏聚，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入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燕使荊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于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荊，問信：「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

蕭何祖其  
策一先手  
一后手

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破之。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

名將

卷五十三

七

秦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賁皆  
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  
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  
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  
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美田宅園  
地何爲

### 衛青附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  
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

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  
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  
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緝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  
幸上青爲建章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  
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  
騎賜青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  
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  
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

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青為長平侯。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于是以

非人奴

故勇而遜  
懷者青也

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而封青三子皆為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為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右將



因詣行在  
固其謹厚  
亦以肺腑  
故

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  
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乘  
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不然青幸得以肺腑待  
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  
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  
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  
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斬捕首虜過當于是始封去病為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  
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元狩二年春以冠  
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

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  
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  
祭天金人始益封去病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  
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賜校尉馬破奴五人皆封列侯  
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  
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  
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  
為漢所破亡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  
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單于失  
若漢以  
取勝

名將

卷五十三

上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于是天子嘉驃騎之功又再益封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上命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上皆屬驃騎後大將軍軍入塞計斬捕首虜凡萬九千級驃騎將

青故不忌

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乃再又益封從軍吏卒封侯爲官賞賜復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閭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

青亦不怪

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稱也。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于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

公孫昆  
即增材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召鴈門代郡雲中，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

載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一

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此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

示不走奇

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兵于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日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于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管陳擊刁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

威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三

實未煩  
擾

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于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伴死得  
馬更奇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人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于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

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  
 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  
 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  
 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  
 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元朔六年廣復  
 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  
 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  
 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

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  
 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  
 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始解會日暮吏士皆  
 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  
 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  
 罷歸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  
 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

何足比  
 數乃與

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

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從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于大將軍可恨可恨人如也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惑失

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  
 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  
 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  
 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  
 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  
 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尸椒敢為郎天子與韓

青大損

媽戲媽少不遜當尸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尸是  
 死拜恢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  
 侵孝景園墺地當下吏治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  
 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  
 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  
 恨其父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  
 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  
 人愛幸敢男禹有寵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當  
 尸有遺腹子陵

為二十石  
 四十年家  
 無餘財聲  
 名不滅視  
 此何若

藏書

名將

卷五十三

十一



李陵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

陵輕任少  
兵帝趣促  
出師皆過

而許之因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郅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于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  
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  
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  
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  
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  
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  
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  
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

兵五千人女雜其中乃一子

何必斬也

漢書每言  
再八下級  
數萬級殺  
數千人皆  
未必然豈  
類今之塘  
報耶

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  
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  
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  
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  
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  
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  
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  
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

漢書 各將

卷五十三

三

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效非壯士

也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逸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晚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容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

當陵出師  
時兵太少  
帝太趣促  
太史公似  
猶未直言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火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目陵當發出塞。乃詔疆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子緒何  
諱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

威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三

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論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嘿不應熟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謂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至○言○范蠡偏遊天下由余去戍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陸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 耿弇

耿弇扶風人弇年二十一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況即弇之父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冠袍束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十人合軍而南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中山等  
 二十二縣遂及光武于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  
 郡兵為邯鄲來皆恐既而見弇等光武大說乃皆以為偏  
 將軍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弇等遂從拔邯鄲光  
 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為蕭  
 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  
 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  
 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  
 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  
 光武大說乃拜弇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

與大計

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  
 來大槍五幡于元氏建武元年光武即皇帝位三年弇從  
 幸春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于漁陽取張  
 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  
 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之功使光祿  
 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遂遣弇與吳漢  
 擊破富平獲索于平原降四萬餘人復詔弇進討張步弇  
 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  
 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  
 于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鍾城鍾城人聞  
 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弁乃嚴令  
 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  
 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弁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  
 致邑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  
 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  
 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  
 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  
 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  
 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勅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

以弁之戰  
 功使太史  
 迂作傳必  
 淋瀝扇快

辱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弁曰不然西安  
 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  
 拔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  
 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果將  
 其眾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  
 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  
 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先出淄水上與重  
 異遇突騎欲縱弁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弁營與  
 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  
 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弁以佩劍

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  
奔爲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  
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醞酒以待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  
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  
翼爲伏以待步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  
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  
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郡臣大會帝  
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  
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  
其功乃難于信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  
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  
于軍門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  
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  
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六年  
西拒隗囂屯兵于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  
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  
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奔兄弟六  
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奔年五十六永平元  
年卒謚曰愍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耶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者恭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即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復隨入寵甚然之于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師追及光武于廣阿漢為

以鄧禹立  
談拜吳漢  
大將如高  
祖之將韓  
信也

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部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造次出迎漢即擣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復與光武會于清陽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收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

載書

名將

卷五十三

三七

躬曰我追賊于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乎康然之于是收劉慶及躬妻

無筆力

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從隆慮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內故及于難光武即位拜漢為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來救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復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陽永死二城皆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

罪守長  
安衆心

漢書

各將

卷五十三

三

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兵伐公孫述十二年春與述將戰于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璿史興將兵求救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

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之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仍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于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

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且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强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二十年漢病篤車

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賜謚忠侯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賈璽書召熲熲于道偽退潛于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之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

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人。又賊種羌屯聚白石。頰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畧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頰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閔歸罪于頰。頰坐徵下獄。輪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

惟知刀  
戰何暇  
辨謗

是吏人守闕。訟頰者以千數。朝廷知頰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言。京師稱為長者。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六年。滇那等諸羌種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為護羌校尉。明年春。羌封修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

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  
 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頰復追擊  
 于鸞烏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于此弭定  
 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誅遂  
 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既  
 降又叛桓帝詔問頰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  
 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  
 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爾臣以為狼子野  
 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  
 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  
 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  
 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  
 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十餘億費  
 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  
 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遂將兵萬餘人賈  
 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  
 兵盛頰眾皆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  
 弩列輕騎為左右翼頰因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

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于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洛州，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于令鮮水上，羌復敗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于靈武谷。頰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宜且以

恩降之。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歟。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何殄滅。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頰自進營去羌所之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

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  
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  
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  
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  
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于  
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  
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  
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  
卒病死者親自贖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廢寢與  
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同隸

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  
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代橋玄爲太尉會司隸  
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頰遂飲鴆死家屬徙邊靈帝  
時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乃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  
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故京師稱爲涼州三明  
云





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豈敢必不敢害從征袁尚于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公戰公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

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曹公論功歎曰登山履峻險取蘭成盪寇功也曹後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公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以為然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

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  
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  
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而出  
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  
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  
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  
權幾獲之公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公復征  
吳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  
徙屯居巢又徙陳郡卒謚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  
一子爵關內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建興六年諸葛亮  
軍向祁山維請亮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  
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  
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  
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姜伯約甚敏于軍事  
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詣官觀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

使上自  
識而用  
之苦心  
也

遷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

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復圍之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違誓不會故維遂爲魏將鄧艾所破隴西騷動維深引負自責二十年魏諸葛誕反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旣深懷忿恨而宦官黃皓弄權于內大將軍聞宇又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日益危懼不敢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宐並遣張翼廖化

其恨即徵  
中官漢事  
已不可為  
矣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  
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  
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  
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  
降傅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遂長驅  
而前維化乃舍陰平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  
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  
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  
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糧運懸遠將議歸還乃鄧艾自陰  
平由景谷道傍入矣遂破諸葛瞻于緜竹後主請降艾據

成都維初聞瞻破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又聞欲東入吳  
又聞欲南走建寧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請會于涪  
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而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  
節蓋故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會謂長史杜預曰以  
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維知會有異志乃  
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  
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  
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  
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  
為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驍士從陸道步兵從

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旦而天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蔽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詒語親兵。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楮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

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為典農綱紀。遷尚書郎。司馬懿竒之。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安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

開河渠通漕軍以五

戰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六

萬人田守  
分休不唯  
艾材而司  
馬氏大生  
氣色

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  
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  
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  
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  
善之正始二年力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  
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與征  
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  
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  
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  
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  
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嘉  
平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指授節度使艾與  
蜀將姜維相綴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艾以氍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  
涪還絲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纂等出其  
左忠纂戰不利並還艾怒曰存亡在此叱出將斬之忠纂  
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到雒劉禪請降及艾至成都禪

率太子諸王及羣下面縛輿視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視  
 受而釋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殺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  
 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縣竹築臺  
 以為京觀用彰戰功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  
 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  
 與某相值故窮爾識者笑之艾言於司馬師曰兵有先聲  
 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  
 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  
 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  
 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二語大  
 佛司馬  
 民

今宜厚劉禪是極以致保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為扶風  
 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以顯歸命之寵司馬師乃遣監軍  
 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鍾會與纂等皆白艾所作  
 悖逆變釁已結於是詔以檻車徵艾而以衛瓘監艾軍艾  
 父子既囚鍾會遂作亂矣及會歿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  
 車迎還將至成都瓘遣別將討艾遇於縣竹斬之艾遂與  
 子忠俱歿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徒艾妻室及孫於西域初  
 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  
 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  
 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



還乎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謂祜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木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甯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土得馳馬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乃上疏請伐吳帝深納焉及杜預表請帝遂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至是發兵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船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

戰書

名將

卷五十四

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京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時濬年七十餘矣。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故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覲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是，王渾雖破皓軍，猶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恥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渾

際

又報周浚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自表曰：『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一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濬自以功大而為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卒。時年八十。李生曰：「王濬說得可憐，真可憐也。」范曄曰：「功名之際，理固然乎？令人三復思老氏之三寶矣。」

王渾亦不愧

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後周賀若敦賀弼附 夷種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于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在

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月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許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眾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護怒徵敦逼令自殺敦臨刑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憤口弼守輔伯少有大志隋文帝篡位欲平江南尚

克已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十一

類薦弼有文武才幹于是拜弼吳州摠管與壽州摠管源  
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管勿使  
麒麟上無我二人名開皇元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  
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  
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復設備弼遂以大軍  
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曾廣達  
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曾廣達等相繼遁  
至隋軍屢却弼知其將驕卒惰于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  
破之擒摩訶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于朝其一請廣陵  
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

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誼諫及兵臨江陳人  
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  
艘于瀆內使陳人覘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于楊  
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于江其五塗戰船  
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  
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  
人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  
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  
悉平定也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  
楊素爲右僕射弼乃爲將軍甚不平形于言色坐是免官

弼愈益怨望後數載下弼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  
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  
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  
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側者數日惜其功特令  
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  
甚厚二十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  
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  
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  
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

破的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在東宮嘗問弼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將才優  
劣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關將非領將史萬  
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  
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踈忌竟坐誅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  
上士楊堅一見深異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  
妻之因遣晟副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愛晟與共游獵  
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

遇鵬相攬遂一發而貫雙鵬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  
 學彈射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  
 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面部落謀  
 共南侵時文帝新立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  
 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  
 易可離聞因上書并面陳彼處形勢山川虛實文帝嗟異  
 因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  
 導至攝圖弟處羅侯所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遂遣使朝  
 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使攝圖賜  
 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太義公主攝圖奉詔不有起拜晟進

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  
 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平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  
 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遣晟慰喻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玷厥染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  
 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侯之子雍閭懼復共  
 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  
 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  
 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  
 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  
 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

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結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眾。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尋以染干為啟人，可汗賜射于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二十年，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州行軍摠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降官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摠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

說得趣

戎書

名將

卷五十四

十五

染于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助骨豈敢有辭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于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没于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摠萬機時素以其父死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為詔下筆

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為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為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笑自若

自固之道

名將

卷五十四

一五



以恩故  
得行其  
法

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  
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  
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錄至于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  
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  
其年以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  
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于是親將兩騎并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  
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  
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

之煬帝即位素雖有建立策然終為所猜忌外示殊禮而  
內情甚薄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  
人素病何日當死素亦自知不甯服藥曰我豈須更活耶  
子玄感嗣以謀反誅李生曰觀越公臨沒之際楊廣不以  
為德反以為讐矣何益乎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  
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  
牛廷珩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閔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  
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為祿山所縊燧走西山間道

循苦決計  
便了百世

名將

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  
 燧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  
 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  
 典辦乃先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又  
 取灰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灰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  
 暴抱玉才之建中二年以燧屬建大功遷檢校兵部尚書  
 封幽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言  
 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内外援詔  
 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直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  
 之燧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

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  
 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  
 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悅計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  
 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眾則吾已拔臨洛即分恒州兵  
 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  
 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  
 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  
 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  
 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解邢圍解以功遷尚書右僕  
 射初戰時燧約眾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

以家貲  
 蒙大快事

名將

卷五十四

宗喜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芄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衆盡度，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譟而前。

根少速戰  
攻其必救  
縱火焚橋  
火奇

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為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將兵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餘級，虜三千餘人，尸相駘藉三十餘里。淄青兵幾殲焉，抱真問燧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耳。」于是田悅夜走魏州，嬰城自守，而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于朱滔。王武俊等滔與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涇師。亂帝走奉天。燧乃還軍太原。燧念昔陽王業所基，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濬為東隍，省守陴萬餘人。李懷光反，詔

藏書

各將

卷五十四

十八

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大蝗  
大誤民艱食物貨翔踊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逆計久  
忠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  
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  
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  
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  
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  
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  
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  
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  
也歎曰嘗疑馬公能容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  
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以降  
燧誅其黨閻晏等它脇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  
大夫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爲綏  
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  
結贊乃遣將論頰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熱俱朝盛  
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瑊僅得  
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  
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弇以報帝聞之怒奪

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燧卒年七十

###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錡家先留順

昌至是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于是軍士皆奮爭呼

躍曰平時人欺我入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時  
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痴車以  
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  
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昌錡令開諸門金人  
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蔽垣為陣  
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  
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即  
以步兵邀擊潁河夾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  
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  
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

開諸門  
以疑慶

電助陣

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  
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  
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  
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  
盈野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  
木至會諸將于城上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  
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  
軍聲稍振雖眾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  
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眾皆曰惟太尉  
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論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

藏書

名將

卷五十四

三二

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术大喜卽置鷲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繼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此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猶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

燒文書以止惑

毒類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問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术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錡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

鐵騎

各將

卷五十四

三三

擄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  
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敗敵敗退卽以  
拒馬木爲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  
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所敵大破之  
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噐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  
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擄子馬  
爾故錡兵專力擊擄子馬軍兀术平日恃以爲強者至是  
殆盡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  
營西北且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誼華終夜有聲  
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

此確信也  
何不速乘

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  
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  
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  
可惜也十一月兀术復發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  
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  
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  
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  
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令曳薪  
疊橋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用師中張  
子盖之軍俱至翌日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

載書

名將

卷五十四

三



諸將不  
協心

反以不  
戰罷之

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  
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  
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  
還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于  
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  
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  
俊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錡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  
錡宣撫判官知荆南岳飛奏留錡不許三十一年金主亮  
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

軍馬錡引兵屯揚州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  
者鑿沉其舟會錡病求解兵柄遂還鎮江都督府參贊軍  
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  
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  
生手當愧死矣二十二年閏二月錡因恚恨發怒嘔血數  
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  
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  
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  
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  
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

載書

名將

卷五十一

三五

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于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  
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  
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  
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  
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  
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  
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  
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  
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  
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

虜以衆而  
言敗

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  
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  
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歿賣茶翁脫身走襄淮時  
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留幕中  
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  
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贅伍願陛下  
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  
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寔

此設今日  
亦用得但  
恐將才少  
耳

各將

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摯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

其誠敬  
真能知  
力非人  
下士流

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鏐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于青居與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

歲書 各將

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于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

定

其軍可屈  
而夔不可  
不斬

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朝夔

### 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搏霄建議于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宐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

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陳明卿曰璣兄弟默然而坐畫徙合州戎非玠不能知其  
人非玠不能用其策此真得士有耳今一隅告急即  
借口貸手賺得一官足矣不知賊平之後庸夫未效又  
指誰事出山哉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終

